



## 电力古镇天生港(上)

■严金凤

天生港这个名字,南通人都不陌生,但这名称的起源,可不一定人人皆知了。地方志上标注“天生港因天生而得名”。天生港原先地域范围不止现在这么大,曾有二三百米宽的头圩、二圩先后坍入长江,现今天生港靠近的圩塘谓之“小三圩”。

当然有了港,既能进潮,也可排涝,还好行船,历经沧桑巨变,带来周边地区的繁荣。张謇正是看中这块风水宝地,在此建造了港口码头,还办了通燧火柴厂、天生港电厂等一系列与民生休戚相关的企业,使天生港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港口。

张謇看到天生港日新月异繁荣,心里又在不停地踌躇,构思着“一城三镇”的设想。一只香炉,非三足才能鼎立,缺一不可。清宣统元年(1909)四月十日,张謇从上海乘轮船,星夜抵达天生港,心情又一次不得平静,兴奋之余,作了一首《夜至天生港》诗:“孤月随人别路明,惊回别梦是江声。千愁万恨凭谁说?化作空烟一片横。”

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,张謇决定在天生港筹建码头,为此咨呈两江总督周馥,申请自开商埠。咨文中讲道:“通州土产所宜之工厂陆续创设,外江,内河小轮亦均驶行,而各厂购过物料由沪至通,均由中流起卸,风涛之险在堪虑,爰拟自设趸船以为轮步。”

张謇起用大生纱厂垫款,建了通源、通靖两座趸船码头和浮水码头。通源利用帆船改造,通靖用旧威靖兵轮改造,浮水码头就地取材用铁浮筒12只,浮筒上浮木步两座,木步有外木步和正木步两种,这种简陋码头,统称“天生港大达轮步码头”。几经扩修,方投入正常航运之中。

通航带来商贸繁荣,从码头到天生桥形成一条热热闹闹的“对合街”,取名“大达街”。有客棧(旅馆)、鸡鸭行、粮行、铁工匠店。一直到桥下陆北符开的“大匠店”。据闸西乡的“珠算王”秦如松回忆,每家店与店之间约15米三间房,客棧至少有6家,如施福泰、荣铭应、包锡记和1915年5月27日张謇会见天津名家严修(1860年—1929年)的大客棧康福安,等等。鸡鸭行多达10家,最出名的要数天通和鸡鸭行,位于大达街中市。老板秦蓝田,每航程经营总在八九十笼(用毛竹片编织的禽笼,呈菱形的透气孔),有时从上游江西九江运来的禽蛋和鸡鸭太多,为缓解天生港转运直接起驳,就航运到任家港大通运输公司任港办事处,用“小划子”去卸货不另收费用。

其他要数洪通海、凌通玉、包连生、蒋怀银、项驼宝、蒋支恒、王国泰、朱遂、张长泰、曹福基、葛长周、朱平等,有的以老板姓名为店号,有的另取“美名”。还有周顺泰米行、天通和钱庄、许马大菜馆。桥头一片铁匠店非常兴旺,除打日用炊具外,还兼做小货轮上小配件生意。真是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张家开的旅馆,有男女做娼情的交易,谓之“开台机”“打茶围”。

大达街直至天生港电厂扩建,其范围才慢慢地缩小,自电厂、“步步为营”,大达街也就名存实亡了,不过老人总惦记着曾繁华一时、从江边至天生桥由南到北的大达街。

(未完待续)

## 父亲的笔筒

■胡振华

2020年4月12日是我敬爱的父亲——修车老人胡汉生去世七周年纪念日。父亲退休后坚持修车14年,将修车和拾废品所得以及各级政府的慰问金10.6万元全部捐给了慈善会以及为村民修桥造路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岗位。他的事迹感动中国,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、首届江苏慈善奖·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、江苏省首届慈善之星、感动中国江苏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称号。

父亲去世了,除了给我们留下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,还为我们留下一只笔筒。笔筒是毛竹做的,呈六角形,父亲在竹筒上刻有一幅山水画,画面上的山峰、流水和水面上渔船栩栩如生,还刻有“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,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”的学习警句。雕刻时间为丁亥年春,即1947年春,那时父亲已从通州平潮蜡烛店学徒结束回家创业。

父亲胡汉生是一位道德模范,也是一位勤奋好学、多才多艺的人。14岁那年,为生活所迫,不得不辍学,去通州平潮北街方家蜡烛店当学徒。在旧社会,学徒是很不容易的,不但要学手艺,还要为老板、师傅料理各种家务活。由于父亲聪明好学悟性高,三年的技术一年就学会了,所以他在做好工作的同时,抽出时间跟师傅的儿子学练毛笔字,跟邻居镇睦师傅学绘画雕刻。学徒结束回家创业后,父亲常利用业余时间

间为邻居绘肖像;用捡来的砂石打磨成图章,篆刻上“胡煥(汉)生”名章,虽然外型粗糙,但也能显风雅。另外,父亲善画老虎,由于保管不善,这些老虎画都未能保存下来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小时候(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),家里盖新房,父亲在堂屋屋檐前砖垛上画了两幅画,一幅画的是竹子,配字为“只须两枝竿,清风自然足”;另一幅为蜡梅,配字为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梅”。到我们家走访、串门的亲戚邻居们对画作都赞赏有加。

为了生计,父亲学会了很多手艺,会做木工、瓦工,会做蜡烛、豆腐、黄酒、包子点心,会做会计。“活到老学到老”一直是父亲秉持的理念,退休后,他还自学了弹琴、拉二胡、吹唢呐,学会了艺术盆景制作。

父亲的聪明好学深深影响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。在上世纪最困难的年代,父母亲千方百计供我们读书、学手艺,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未辜负父母的期望,分别达到初中、高中和大专学历,在不同的岗位为社会作贡献。

现在,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音容笑貌、助人为乐、大爱无疆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,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无上光荣。这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,我们兄弟姐妹们也纷纷解囊献出爱心。传播正能量,关心更多的困难群体,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

二〇一一年七月廿六日,胡汉生在修车。



胡汉生篆刻的印章。



胡汉生制作的笔筒。

## 我心目中的抗疫英雄

■口述:李尹灏 文字整理:秦灶社区凌越 范建伟

这次的病毒来得静悄悄,在我们不经意间出现在身边。每天电视上都会说,要戴口罩、勤洗手,我都会跟着做,还教育爷爷奶奶出门戴口罩,尽量少出门。但是最近的我有点难过,因为妈妈很久没有陪我了。

我的妈妈,叫谢小敏,是一名中共党员,也是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一名护士,她已经当了9年“白衣天使”了。记得今年2月份,有天妈妈回来,我发现她的头发剪短了,我笑她跟我一样,像个男小生。后来她跟爸爸说了些什么,然后妈妈就开始收拾行李了,也没有陪我玩。晚上睡觉前,她给我讲了个奥特曼的故事,告诉我,她要去一个挺远的地方帮助那里的人打“小怪兽”。那时候的我没有想到要跟妈妈分离,还高兴地说,妈妈你要加油噢,把怪兽都消灭!妈妈笑着说,一定!那晚妈妈抱我抱得很紧,等我醒来时,妈妈已经出发了。

妈妈不在家的日子,我很想她。有时候从爷爷奶奶的话语里,我知道妈妈到达黄冈后,被分在大冶市人民医院,她每次上班都要提前1个小时去,因为穿脱这些防护装备最少要30分钟。每天进隔离仓,4小时才能休息。在这4个小时里妈妈不能喝水,更不能上厕所。

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和妈妈视频,妈妈看到我和爸爸总是开心地笑起来,但是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疲惫。我忍不住问她:“妈妈,疫情这么严重,人家都不出门,你却一直在上班,太累了,可以回家休息吗?”妈妈笑笑说:“不能。因为湖北还需要我们配合升级打怪呀。”

今年我已经9岁了,是北城小学一年级的



李尹灏的妈妈在战‘疫’一线拍给儿子的照片。

一名小学生。妈妈说,我已经是小小男子汉了。我知道我的妈妈就跟电视里的那些“白衣天使”一样,守护着我们的安全。妈妈去支援湖北,我既感到自豪,又有些担心和难过。我担心的是妈妈被感染,我难过的是妈妈不能陪在我身边,但想到妈妈在那里能帮助许多人恢复健康,能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,我为妈妈感到骄傲!

爸爸说妈妈从湖北回来了,但是她还要去隔离,还不能回家,我很想她,但是我还是告诉妈妈:你放心,我在家很乖,听爷爷奶奶爸爸的话,好好学习。你好好休息,我等你回来!妈妈,我爱你,你是最棒的,你是英雄,我为你自豪!



## 耄螺儿

■乔健吾

南通人有清明节前吃三次螺丝的习俗,前天见到一位老翁在小区河边耄螺儿,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。

耄螺儿是将一张三角形的网,固定在长长的竹竿上,耄螺人握住竹竿,从河边用力向河中心推,将浮在淤泥上的螺儿赶入网中。拾螺儿就不一样了,网是四角方方的,中间用竹子做十字斜撑,前端用一根铁条与竹竿固定,便于螺网快速沉入水中。另外,还要借助于拾拾儿——用一块小于网宽的毛竹板与纤长的竹竿垂直固定的T字型专用工具。拾螺儿时的操作则是,将螺网置于河中央或前端,另一只手操作拾拾儿,边拾边后退,将螺儿拨入网中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二哥就有拾螺儿这门手艺了,常利用寒假拾螺儿。虽然是寒风刺骨,只要河中无厚冰,我们兄弟俩就一定出现在河边,老家周边几里路的河边,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足迹。虽然双手都被冻得红红的,但只要收获,咱们兄弟俩的心里总是热乎乎的。每当听到螺儿与竹板、竹竿碰撞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,心中便激动不已。哥哥负责拾,我负责挑拣混杂在螺儿中的假螺、瓦片和树叶树枝。一天下来,常常能收获到一大提桶,约有上百斤。记得当时市价为一毛钱三斤,都是母亲用两只猪草篮子挑着螺儿,到乡间沿途叫卖,每天也有近三元的收入,在当时可是不少的一笔钱了。

螺儿除了外卖以外,也改善了家人的伙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餐桌上怎么说也有了道荤菜。螺儿炒大蒜、螺儿炒韭菜、螺儿烧青菜,至今都是最佳的农家菜,螺儿打酒糟可下饭啦!螺儿肉做菜,煮螺儿的水则可以做汤,不用调料,味道鲜美无比。

拾螺儿往往还有意外的收获,时常还能拾到鱼虾和河蚌,最多的则是昂刺鱼、虎头鲨(气鼓子);母亲还常将小的螺儿喂鸭,将螺壳粉碎以后喂鸭,说是下的蛋壳硬。

二哥参军以后,我不仅义不容辞顺理成章地接了班,父亲还为我织了一口尼龙丝的拾螺儿网,既轻便又耐用,拾拾儿也进行了改进,用不锈钢的空心螺丝来固定毛竹板与竹竿,既结实又给力。后来还发展到用澡盆、用船拾螺儿,由河边走向河中,这样螺儿会一颗不漏地顺入网中,大大地提高了产量。

记得有一次,当时也上初中了吧,到王家背后一条河边拾螺儿,在两棵斜倒在水里的杨树中间起网洗涤时,一条约三斤重的草鱼跃入网中,我赶紧收网。当时的兴奋劲儿至今记忆犹新!

还有一种取螺儿的方法,那就是直接摸(用手拣)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夏天,螺儿爬满了水中的芦苇草秆,看得见,摸得着,只要摸一会儿就够全家人吃了一顿了。我们老家南边有条大河,在四岔河口的陡崖坎下,螺儿几乎是堆在那儿的,多得可以用手捧,一会儿你可以捧到一脚盆。老人吓唬我们说,这样多螺儿是落水鬼摸堆放在那儿的,它是要交任务的,你摸回来了,它会讨替身的,所以后来我们都不敢单独行动了。记得有一回,和堂兄乔利吾一块儿到南边河里去摸螺儿,他在水中被一条大鱼狠狠地掀了一下,吓得鬼哭神嚎。

螺儿在有些池塘绝迹则是因为当年的灭钉螺运动,有的则是因为农田使用农药化肥的雨水下河、生活污水直接排放、乱倒垃圾、不溺淤泥,使螺儿越来越少。还好,前天看见有人耄螺儿,觉得水环境通过近几年的整治有所改善。希望今后通过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,还能看到沟塘中野生的乌龟、甲鱼、螃蟹、河蚌,以及螺儿。